

城市猎人

孙景梅

五年前,作为警嫂,我写下了这段话: 昨天,孩子住她家,向往二人世界的约会,却最终因为他们的抓捕行动而取消。我没有抱怨,因为已经习惯。我们在一起十二年,从认识那天起,或者更早些时候,我就想好要找一个警察,了解并理解这个职业,做好一切准备甚至最坏的打算,所以十多年来从未因工作争吵和抱怨,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可能比他更热爱这个职业。 一个人孤寂的夜里,忍不住点开了那部热播的韩剧,立刻中招。凌晨两点,我问他什么时候忙完,他发过一张照片,是一碗泡面和未完成的笔录。凌晨四点, 我看完所有剧集,发信息调侃他加班,没有回复。早晨六点,睡意朦胧中感觉他回来了。我醒以后,他睡之前,告诉我买好的油条在厨房,那是上周我嚷嚷要吃,却总因为晚起而放弃的计划。 看着他沉沉睡去,虽然整夜不在身边,却知道幸福妥妥的就在那里。看剧的时候,某个瞬间,某个细节,会一下刺痛我,心尖莫名的疼一下,像是触到了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或是激活了最深处的记忆。也许刑警这样一个职业,与剧中的军人不具可比性,也许不会有,直升机突然走执行任务的大场面,但真的也是约会经常放我鸽子的原因。 最初约会,他最常说的就是“到时候再说”,以为是故意推辞的我,在经历他因突发事件违约几次之后,终于明白他不愿意轻易承诺的原因。我学会了和他约会不能提前计划,什么时候有空,马上约。即便如此,爬山爬一半,汽车在路上,吃饭没吃完……仍然会被一通电话叫走。即使这样,我依然庆幸,至少,爬了一半山,走了一程路,吃了半顿饭。 实际上,就从我所知道的范围看,警察的离婚率还是很高的,原因当然有很多,职业的特殊性多半是其中之一。所以,像片中的女主角一样,爱他的人,同时,也要对特殊的职业做足够的准备。不了解,不喜欢,或是一时冲动,都不能应付长年累月的等待和提心吊胆。因为他的职业,即使吵架,我也坚持在他出门上班前结束,有时,不惜我先低头,而且,从不冷战,我不想让他面对未知危险的时候,心中还有未化解的怨气,我怕自己后悔。既然危险不可避免,我选择珍惜当下,静静的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也正是因为这封写给警察老公的信,机缘巧合认识了老公的同事——六哥。后来我叫他“蓝胖子”,因为我总觉得穿着警服的他就是一个高大而微胖的“蓝胖子”,对好人暖暖哒,对坏人狠狠滴。他是不甘心的“死磕派”警察,他是不停歇的“城市猎人”。 五年过去了,翻出那时候写下的文字,仔细对照了一下,发现他依然是那个表里如一,不改初心的“蓝胖子”。都说这世界变化快,但他依然没有改变。 我见过他们值班时候的忙碌,一次次接处警,救助群众,调解纠纷,办理案件,大事小情,案或非案,有人间冷暖,有罪恶难缠,也有各种奇葩不断,他说:“别人活一辈子,我们活五辈子。” 我见过他们加班之后的疲惫,处理了一宿的打架警情,追踪了几天的盗窃案件,长途奔袭的外地抓捕,和嫌疑人斗智斗勇的讯问,常常就到了凌晨,有时就到了天亮,一不小心就是一个二十四小时的不眠不休,剩下散落一桌的凌乱和瘫睡在办公椅里的疲倦不堪。 我也见过他们破案以后的豪爽,和他们一起撸串喝酒,举杯之间有种快意恩仇的坦荡与豪放,是神经紧绷后的难得放松,是兄弟齐力下的谈笑风生,所有的危险紧张被他们说得很轻淡写,掩不住的还是破案之后的职业认同感与自豪感。 他们见过那么多黑暗不堪,但依然心向阳光。 他的血压变高了,他的发须变白了,却一直坚守着内心的不变,这真的很难,因此更值得珍惜。正是很多很多像他一样“不变”的人用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守护了我们的幸福与平安,说一句感谢,道一声珍重,无意歌颂,惟愿他们因我们的感念与祝福而被珍视、被善待。平凡英雄!岁月无情,请多保重!

遇见蓝野乐队

唐玉梅

这个城市培养精英,在思想、生活方式等方面引领整个城市。一座城市的大剧院承载着将优质文化资源配置均等化的功能,将更好的演出,更贴心的服务奉献给观众,剧院就会对这座城市的民众形成凝聚力。” 正如我在汉江大剧院的所见。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内地地域的女子来说,当“蓝野乐队”高亢沧桑的歌声,悠扬的马头琴,神秘的呼麦演唱响起时,我仿佛置身于无垠的草原,雄浑而苍凉的远方,嘶鸣奔腾的马群……一种粗犷而豪迈的草原精神深深地俘获了我的心身。 “当远行的步伐有些疲倦 当驼铃声从沙漠尽头传来 当想起遥远的故乡 请与我跳这支舞 驱除劳累与烦恼 请与我唱这首歌 在森林,在沙漠,在天边,在路途” 蓝野乐队(Khuh kheer),蒙古语,意为蓝色的原野。Khuh kheer乐队成立于1998年,是内蒙古成立最早的一只蒙古族 rock-pop 乐队,也是内蒙古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乐队。乐队在安康的巡演公演出了11首经典的蒙古族音乐。其中浸透着蒙古草原人们对自然、生命、爱情、友谊的思考,蒙古族人骨子里的淡定和坚韧、剽悍和柔情、豁达和豪放使他们唱出的音乐有着与我们熟悉的流行音乐完全不同的质感与真诚。他们的嗓音雄厚粗犷,音域宽广,音乐带有一种奇绝的气势,他们的音乐继承了蒙古歌的神韵——悲伤苍凉的草原味道。在他们的歌声中您听到的是奔弛的骏马、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自由自在的牧马生活。但充满现代气息的贝斯节奏,富有张力的架子鼓演奏使得现场的演出更是充满强烈的撼人力量。 折服之后还是折服。我在汉江大剧

院,沉醉在传统的蒙古长调呼麦里,沉醉在马头琴殷殷琴声里,沉醉在蓝野乐队魔力的声音里折服,我突然生发出对从未、对远方,对草原,对世界的无限的热爱…… 我坐在剧院里,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一起,伴着音乐的节奏整齐地打着节拍,在那一刻,我对整个人类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热爱和信心:在这样平安的小城的夜色里,我们一起在汉江的灯火里,无比默契地任由我们的心身一起穿越浩荡无边的高原,穿越昂首嘶鸣的马群,和那展翅蓝天俯瞰寰宇的雄鹰一起俯冲向潺湲的溪流…… 我在心里想着:这是我们自己的城市,这是我们自己的剧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肯花时间,花一顿下馆子的钱来支持我们这个城市的剧院——在她还是一个蹒跚起步的孩子一样,尽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去支持她,喂养她,关心她,我们就别指望别的力量来给我们精神上的涵养。 一个肯关照艺术的城市才是有灵魂和温度的城市,同样的,有一群关心着这个城市发展和正在发生着的一切的市民,这个城市才能够拥有足够的文化的底蕴和人文的力量。这样的地方必定具有极高的视野,所以她能承载巨作的降临,也能在细节处彰显柔情。剧院舞台为本土的剧种的传播提供了机会,而外来的文化传播也冲击着本土文化演出团体的视野。就像作为小镇的戛纳可以因为电影节而闻名全球,一个城市能否成为具备人文底蕴的城市,取决于城市的决策者是否具有面向艺术和关照艺术的战略眼光和自觉担当。向所有生活在这座有剧院、有温度的城市里的人们致敬,因为正是你们,让我生命里的每一个平常的日子拥有不断继续的意义。

又回到周末。洗衣服,打扫房间,归整凌乱的客厅,去菜市场,去超市,然后是厨房的蒸、煮、卤、炖。在等待炉子上文火熬制的佐料慢慢从骨汤里析出的一小会时间里,我再次拿出手机,开始刷朋友圈。我想,这其实是个小城市许多女人的日常。 有个朋友在朋友圈说:“我现在每到周末就想抱着枕头睡一整天,其实也没有睡得多么沉,就是浑浑噩噩刷抖音,刷各种毫无意义的虚拟社交平台,却拒绝在现实中社交,不想打扮自己。我感受着自己对日复一日的工作日渐消失的热情,对生活的热爱,内心几多焦灼,我是不是也应该策划一场离家出走……” 我看着她说说,说你其实不用离家出走,也不用辞职。也许你的现在就是很多人想要的远方。你需要的就是咱们江北新落成的汉江大剧院听一场令你心神一震的歌舞或者摇滚! 比如上个周,“蓝野乐队”那样的一场演出。她立即用一个瞪大眼睛很惊讶的表情回复我:汉江大剧院?咱们安康有大剧院?还有“蓝野乐队”的演出?我立即回复她:当然有,而且非常好。我于是把“蓝野乐队”的观看视频发给她。 我想在安康,有很多和她一样的朋友,日日重复着三点一线的生活,突然有一天,生出逃离熟悉的生活的念头。但是,更多的人,只是偶尔一刹那间的念头而已,并无付诸行动的执行力。我们终究要回归平淡和日常。而我们想要的那样一次出走,更多的是一次毫无冒险的精神上偶尔的一次“出走”,其实仅仅就是为了反观自我,重塑自我,以重拾对于生活的热爱而更好地回归平淡。出走,不一定非是扬着小旗,吹着口哨,出入高山雪域;出走,更普适的也许也是去见更广阔的世界,在与更多的文化和意识的碰撞中内观自我的当下生

给父亲洗澡

赵司达

五岁以前我住四合院,那时洗澡只能去作家协会大院的澡堂。后来搬到四合院,住上了小二楼,有了属于自己的浴室。在那之后就很少再去大院的澡堂了,如今那个澡堂早已改成别的用途。 去年夏天,父亲在家的卫生间喊我,我急忙赶到。一开门我就闻到了,他已拉了一裤子。记忆中,父亲的眼神是深邃的、严厉的,有时候甚至是可以轻易洞穿一切的。可那次,我看到了无奈和躲避。我也在躲避,雄性动物的默契,那种在自尊界面的默契。 我一边低头抽纸,一边整理他的裤子。父子两人在狭小的卫生间默不作声,只有纸巾和衣物的摩擦声。我不知父亲当下是怎样的心态,我尽量不去猜测。沉默了许久,他说话了…… “对不起……谢谢……”语无伦次?吞吞吐吐?都不是。之后他支支吾吾说了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我低着头很努力地在集中精力不让自己流下眼泪。 成年人控制情绪的本领越来越强,不知这是技巧还是退化。我几乎没停顿太久,一脸轻松随意的表情抬起头来和爸说:“嗨!不知道咋谢谢我吧,哈哈!一家人,互相伺候是早晚的事。我小时候你们已经先伺候过我了。这不很正常么。” 感觉松了口气,臭臭的卫生间洋溢出些许温馨的味道。我想,当时父亲也是这种感觉吧……没问过他,不敢。男人的气魄可以气吞山河,也可能因一句关心一溃千里。 后来,遇到给他洗澡。平日里,除了握手,我是不愿碰同性的。可这次不同,我头一次因一个男人的身体联想到山川、沟壑、风雨和阳光……捧着老爸总是会想到很宏观的事情。我不想形容的太臃肿,总之很奇妙! 老人家不喜欢沐浴液,他总觉得那玩意儿太滑,总有冲不干净的感觉。我就给他打香皂。香皂不小心掉水里了他会帮我一起找。可能父亲还是有些放不开吧,那是进浴室之后的第一次交流。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乖孩子。父亲也不是省油的灯。以前,我是个混混,整天只知道泡妞打架;他事业坎坷,也有过外遇。父子关系向来不好。最凶的时候也打过架,他还提出过和我断绝父子关系。我当下居然很爽快的答应了。因为爷爷的关系,我俩都是名人之后……没想到吧。其实,谁的生活都有狼藉一片的时候,别管在外人面前光环有多耀眼。这就是人生。 到后来,父亲洗澡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全包了。大家都说,洗洗更健康,我希望也是这样。 我俩都是烈酒,都太呛。生活让我们泄了劲儿。这样,两个人才能有些温和的气氛。 到现在,我满头大汗地给他洗澡,他把一条腿翘在浴缸边上,晃着脚,嘴里哼着小曲儿。一旁我还给他放了烟灰缸和私藏的炫赫门,老妈平时管他抽烟,他和老妈申请一根很难的。 看他悠闲地吐着烟,我感觉他找到了,我也找到了……

瀛湖

第1262期

春红

徐诺 摄



这一年

杜波儿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而所有的事都和爱与生命息息相关。 回首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武汉封城,武汉市同胞们被限制居家不出,在这场战“疫”中,他们所经历过恐惧、悲伤、愤怒与感动,每一种都惊心动魄,每一种都揪心不已。而作为医务人员的我们,责任担当,白衣逆行,不畏艰险,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在这场战役中我们也经历了隔离、误解、指责、有家不能回,但同样有温暖、感动、泪目。当经历了疫情之后,再回头走过的路之于生死,一切皆为擦伤。这一年大疫袭来,武汉不愧是英雄城市,人民不愧是英雄人民,我为你们而感动,而赞叹! 回忆和总结一直都是三三三两两,断断续续,那温暖过心扉,湿润过眼眶,勾起过梦寐,引发过思考,激起过回忆,刺痛过心灵的2020年,除了诗和远方,我更喜欢那些细小而平凡的日常。春华秋实,夏雨冬雪,日出月升,走过四季,终究是需要告别的。好像在一场大疫之后,就有了更深的感触,对爱、对时间、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敬畏,更多的不舍。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触及了人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也激起了人们最坚硬的盾甲,亦唤醒了人们在尘世间麻痹已久的神经。疫情来袭,祖国是坚强的后盾,母亲是我们大家的信念。医护人员白衣铠甲,逆行而上;警察一身警服,大而无畏;干部、职工、群众、志愿者们、快递小哥……大家并肩作战,防而不疏,亲人朋友们隔着屏幕相互鼓励…… 想想那些因为疫情而逝去的生命,我们为什么不心存感激地活着。生命是最宝贵的礼物,爱你所爱的人,珍惜你的珍惜,温柔地对待一切,不要因一些小事而怨恨和悲戚。无论前途怎样坎坷,都要微笑着面对,因为只要活着,我们就有希望。有爱,就有未来。不要让身边的空气充满着浮躁和抱怨,在患得患失中失去了爱和享受生命的能力。 因为职业原因,看惯了生死,一度甚至有些麻木。但是在我管过一位癌症老太太之后,她那种执着于生,淡定于死,不让悲伤痛苦蔓延,让优雅美丽常在的态度,令我领悟到了生命真正的意义。早年她是一位教师,老伴去世的早,一个人拖着几个孩子,小儿子刚参加工作不久,突发疾病英年早逝,二儿子与人纠纷外出逃亡下落不明,大孩子也不在身边指望不到。七十多岁,满头银发,面带微笑,穿的干净利落,独自一人拿着住院证。要不是检查单上那个难看的癌字,你根本就不相信她是病人膏肓的癌症晚期患者。住院期间,她每天按

爱是永恒的秘密

刘娟

每一个甜美的深夜 美惠女神和缪斯女神会悄悄到来 她们久远就招呼我,带来葡萄和玫瑰 我闭上眼睛钻进她们怀中 就像漂浮在轻柔的雾里 就像河流依偎着陆地 我常常密会于此 在这片永不枯败的森林深处 当月亮升起时,我就长出翅膀 变成护林的精灵,轻轻起飞 把六十四卦一字排开 召唤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 请他们品尝水果 青菜钵和洋葱把把炒腊肉 给他们每个人的罐子里斟满桃花醉 如果食物和酒的数量不够 那我争取明年春天再开垦一点土地 毕竟四位女神是如此的富有 如此地疼爱我 而爱,她的讯息在火苗里翻滚,闪烁 并最早领会“反者道之动”的技艺 她是不息的青春,她是我们永恒的秘密 清闲的时候 可以自由呼吸 还可以和阳光握手言和 一个人最好的年华 向四周逃离 给山,给水,也给了你 途经的每一条路线 腊梅最早结出花苞 它们适合在腊月绽放 一年的日子总是很短暂 不用怀疑 我已为你准备了 一个明媚花香的春天



一年如诗,四季深情

寒风吹亮了月光 时间赶着人往前跑 日子还是日子 寂然萧瑟的十二月 似乎变得更加珍贵 清闲的时候 可以自由呼吸 还可以和阳光握手言和 一个人最好的年华 向四周逃离 给山,给水,也给了你 途经的每一条路线 腊梅最早结出花苞 它们适合在腊月绽放 一年的日子总是很短暂 不用怀疑 我已为你准备了 一个明媚花香的春天 一年如诗,四季深情 时间太瘦,冬天很冷 一年如诗,四季深情 当冷空气再次到来 安静的我,还是喜欢安静 该喧闹的还在喧闹 零到入度的气温 只允许我把自己包裹 在棉衣里 一些词语正在 承受着乌黑和苍白 诗的确是生活的全部 但它确实存在 当然写诗也不能做什么 我不知道柔软的心 怎样才能溢出一声馨香 只想描述 我对生活的热爱 从这一边到下一站

十二月的诗 (外一首)

王慧

